

美术馆会变成怎样？

★ 热风

从事美术馆工作多年,我总反复地问自己:“美术馆是什么?”

若在 18-19 世纪的欧洲,美术馆是一个分享众多私人收藏的场所;若在 20 世纪的近代社会,美术馆是一个感受艺术的公共美育空间;然而,若在 21 世纪的当下,我们则很难给出一个带有各种限定词的答案。

当代的美术馆已经开始寻找出口来突破传统的概念,并试图融入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从惯常认为的美育殿堂过渡到公众可以轻松享受艺术的休闲场合。无论是革新科技而衍生出的数字美术馆,还是发散思维而推出的体验性活动,或更新理念而采取的互动式展示形式,这些对传统美术馆的种种挑战,也是力图更加接近观众的种种尝试。

既然要接近,为何不推倒隔在中间的墙?既然要融入,为何不把艺术放入生活?

公共艺术空间和生活体验似乎越发密不可分。我们能在开放式的广场看到雕塑,在橱窗里看到剪裁一流的服装,在咖啡厅摩挲设计精良的咖啡杯,在书店安静地浏览艺术图书,然后相约好友去附近的美术馆聊聊艺术谈谈生活。这一系列的体验打破单一的美术馆体验,演化成更加多元和更多互动的艺



■ 日本首家户外美术馆箱根雕塑森林美术馆

术生活。艺术开放给每一个人,而不只是走进美术馆展厅的观众。

今日美术馆两个月前正式开放一个公共空间,命名为“今日艺术橱窗”。这个空间专门支持那些刚刚起步的年轻艺术家,他们的创作正在起步期,成熟的作品可能不超过 3 件,这个橱窗也刚好可以展示两三件作品。美术馆的“艺术橱窗”一年支持 12 个艺术家,一个月展示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整个橱窗采用全透明面设计,公众不需要购买美术馆的门票就可以观看到艺术家的作品。

美国纽约州的一处郊外,默默地陈设着各国艺术家的雕塑。斯特姆国王艺术中心 (Storm King Art

Center)本身就有一所实体美术馆,但是馆长及基金会的负责人,为了公众可以更好地享受艺术与自然空间的关系,他们将这些昂贵的艺术品搬出美术馆,陈列在公园内,以后渐渐演变为一个知名的雕塑公园。斯特姆国王艺术中心每年都会邀请全世界的著名艺术家专门为这片草地创作新的艺术品,中国艺术家张洹也在受邀之列。

在美国旧金山转机,总是会被机场的公共艺术品所打动。出于好奇,我专门拜访了旧金山艺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通过沟通才了解,旧金山市政府要求任何公共建筑工程中,必须有 5% 的预算资金用于艺术品的购买和陈列。在此项政

◆ 高鹏

策的支持下,任何来到这个移民城市的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在公共空间感受美术馆级的艺术品。

美国每个州的政策都不尽相同,支持公共艺术项目的预算和比例也不尽相同,但是我在几个小时的行程后,再次在芝加哥机场感受到了公共艺术的魅力。

在全美最严肃的行政城市首都华盛顿,依然随处可见艺术品。走进参议院行政大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件巨大的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的雕塑,这件黑色的大型现代主义雕塑十分恰当地映衬了参议院行政大楼的严肃气氛,也充分展现了严肃气氛中的艺术氛围。

德国科隆路德维希美术馆干脆将所有艺术品全部撤出美术馆,观众走进美术馆看不到一件艺术品,他们可以静静地坐在美术馆地面随意摆放的椅子和沙发上,阅读一本书或干脆睡上一觉。美术馆四周响着缓缓的音乐,这正是 2010 年特纳奖获奖艺术家苏珊·菲利普斯(Susan Philipsz)的声音艺术展“七滴眼泪”。声音艺术将观众从视觉的观展感受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尝试用听觉感受艺术。

到底“美术馆”是什么?现在的我们更需要一座没有界限的美术馆,期待更多人加入艺术生活。

(作者为今日美术馆执行馆长。谢媛摘自雅昌艺术网,标题编者后加)

★ 艺言堂

在艺术市场中,对书画的真伪一直沿袭“专家鉴定”的传统。专家鉴定是一种经验鉴定,依赖的是艺术家、鉴定家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客观地说,书画鉴定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不同观点应该是常态。“专家鉴定”在认知和经验上带有个人主观意味,个性化色彩较浓。对于同一幅字画的真伪发生分歧难免,即使是对最高权威的鉴定,也会遭到不同意见的评论。从学术角度而言,专家的鉴定结论一己之见,并不能作为一种推断。说不定哪天一条数据就会把所定的结论全部推翻。国内多年前发生的《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一案已经证明,专家们的鉴定意见在不同环境下具有多变性。这不怪他们,因为人是善变的。

多年前,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报道,20 世纪末,伦敦有一位被誉为最高权威的鉴定专家伯纳德·贝伦森“翻船”了。他曾在 20 世纪初对古代一幅名画作过评论,因为他在进行评论时,考虑到他自身的经济利益,所以使评论的结果明显地缺乏“客观性”,其鉴定结论近年被提出质疑。报章说:任何时候,经济上的压力,伴随着经济上的诱惑,可以在最高权威身上产生作用。伯纳德对艺术品的最后几份鉴定,一直放在纽约大主教的棺木旁,葬在纽约博物馆底层的墓穴里。当时,伦敦著名的艺术品经纪人、收藏家约瑟夫·杜维恩听信伯纳德的意見而进行交易。他们共事了三十多年,他们之间所写的书信全部保存在墓穴内,保存期到 2002 年。当这些资料披露后,信件、电报和数以千计的详细账单,使这个世纪最大的艺术品交易活动透露出令人惊讶的信息,这些资料毫无保留地揭露了许多有关伯纳德的生活,对社会大众而言是一本“丑闻录”。

任何专家在进入鉴定这块领地时,都必须十分谨慎。比如,用规范的提示性术语来编制图录,客观描述作品是伦敦、纽约大拍卖行的惯例,而且已被欧美大多数的拍卖同行所推崇。上海出版的《世界拍卖史》一书描述了佳士得公司南坎辛顿拍卖行拍卖图录中对油画作品的著录规则:1. 当标有艺术家完整的教名和姓氏时,表示这幅作品确系这位艺术家所作;2. 当艺术家的教名和姓氏用简写字母时,表示这幅作品的年代并无争议,但并不确认是这位艺术家所作。佳士得专家认为:拍卖行在图录中没有将作者的姓名抄写完整,或只写姓氏而没有写教名,会使竞买人对拍品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如果能对作品作简要的叙述,并在图录上署上作者的教名和姓氏,将作品以艺术家的名字来命名,表示拍卖人对该作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不仅能引起拍卖人对这件物品的注意,而且使竞买人对作品的可靠性增加了信心。

提示性术语的应用,让大拍卖行有效地规避了尴尬情况的发生,这种做法值得内地同行借鉴。

怎样让『鉴定』更靠谱？

◆ 郑鑫尧

艺术影像与城市气质

◆ 杨羽

★ 闪念

『学术』可以如此『艺术』

我参加美术圈的学术研讨会数不清,有三次让我至今难忘。九十年代末,我第一次参加一个官方学术研讨会,一个很有腔调的专家提出了一个美术话题,结果被其中几个巨能说而且很有“学术”相的人大批了一顿,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我很吃惊,原来学术研讨会是可以争吵的。

第二次是参加一个策展人主持的学术研讨会,这人“才华”让我惊讶。他先是哲学、文学、历史一番,后来干脆用上物理、化学、高等数学等概念,我听了近 40 分钟,啥没记住,只记得此人嘴巴动得飞快。我当时被他彻底征服了。感觉画画比搞科研的还牛。

第三次是参加一个群展的学术研讨会,一个很年轻,据说很牛的美术评论家,此人能量超大,满腔激情,文采飞扬,像诗歌朗诵比赛。那一刻,让我发现画画原来是很“伟大”的。

后来,几乎每个画展都有学术研讨会了。奇怪的是,学术研讨会都成一个模式,要么歌功颂德、要么一片赞美,然后,画的边上一片红点点。一夜之间,一个个不知名的艺术精英突然星光灿烂。

再后来,学术研讨会的阵容越来越大,层面越来越高,作品越来越大,画越来越难看,画价越来越高。

再再后来,我听到“学术”二字心里就发麻,怕看画展,怕参加学术研讨会,怕受刺激。

再再再后来我才明白,一件作品,一个展览是可以泡沫囤起来的,好坏无所谓,泡沫的华丽程度才是最要紧的。

再再再再后来我又明白,没有“学术研讨会”,谁会关注泡沫?

★ 艺语中的

中国首个专注于艺术影像的国际博览会,也是亚太地区级别最高的艺术影像博览会——“上海艺术影像展”于 9 月 5 日至 7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为什么这个由世界摄影组织及蒙哥马利和华谊兄弟时尚共同主办的展览选择上海来举行这次展览,个中原因有许多,但是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这就是“上海这座城市既传统又摩登的迷人气质与当代摄影完美融合。”

上海是中国摄影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摄影百年历史中,上海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许多著名的摄影师都是从上海走出,如:丁悚、郎静山、金石声、庄学本、张才、沙飞、吴印咸、叶浅予等人,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观看角度与视觉风格,编织起一部内容丰富的上海视觉记忆史。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摄影师这个群体往往和国际性的大城市密不可分:在纽约,不仅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摄影师,而且纽约摄影学院,还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摄影学院,其培养的成功摄影师数量之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学校能望其项背;夜幕下的巴黎,曾经是多少摄影师最钟爱的地方,而寄居于此的摄影师也最终从巴黎走向了世界。

就摄影史而言,城市无疑是摄影师创作的最好舞台。在一座有内涵的城市中,光、色调以及其中的人,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这些变化对于摄影师来说无疑是最为敏感的。摄影师定格的不仅是画面中的人物或景物,更是这座城市的脉搏。生活中短暂的惊鸿一瞥,也许就是艺术最感人的那一部分;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来自全球的摄影师,他们的作品也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座城市。今天,当专注于艺术影像的国际博览会来到上海的时候,究竟会如何影响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们呢?

艺术影像虽然不像纪实照片,能够让人一下子看懂。但是对于摄影师来说,摄影的过程即是艺术创作,借此表达他们的思想和创意。我们现在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于缺乏一个系统的标准。许多艺术影像鉴藏的理论都是由海外创立,就连艺术影像的拍卖定价权都在海外,这也难怪在 2011 年,当著



■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在火车站背后》1932 巴黎

名摄影家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拍摄于 1999 年的《莱茵河Ⅱ》,以 433.85 万美元的价格成交时,许多人都感到疑惑,为什么一张被“PS”过的照片还能卖这么高的价钱。

今天,当这么多优秀的当代摄影作品来到申城的时候,无疑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学习机会。特别是来自全球的摄影名家们更是要在申城进行一系列的讲座,能让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记得有人曾经说过,摄影之于城市,不应是一种对于城市景观的宏大叙事,而应采取某种解剖般的切入方式,抓取代表城市“当下”特质的瞬间。摄影师取什么景,怎么拍,都有很强的主观性在里面,关键是这个相机后面的人到底要做什么,这是每一位观众都应该去进行独立思考的。

虽然展览只有短短的三天,但是我们期待着人们对于艺术影像的关注,能够从这三天开始。我们更期待着越来越多的摄影师能在上海寻找到他们创作的灵感,也通过他们的作品来影响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